

通过作品对简·奥斯丁的叙事技巧分析

摘要:简·奥斯丁是一个语言大师,她高超的话语技巧不仅为她争得了话语权,而且为我们了解她深刻的思想和坚定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开启了一扇窗口。她善于利用直接引语的直接性和生动性塑造人物性格,揭示社会矛盾,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傲慢与偏见》世界和现实世界社会问题的一个新视角;通过对话中的权势关系,揭示社会政治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傲慢与偏见》世界的新的政治视角;通过总括式的议论和自由间接话语,表达叙事态度和立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她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和社会态度的窗口。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话语;思想;叙事技巧

1、引言

《傲慢与偏见》是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女小说家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她善于利用话语的“双声”性,塑造人物性格,揭示社会矛盾,表达叙事态度和立场。国内外学者对其话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仍然留有很多研究的空间。笔者认为,在直接引语研究方面,侧重研究它如何塑造人物性格,对它可以给读者提供观察《傲慢与偏见》世界的社会问题的新视角注意不够。在对话研究方面,对人物权势关系重视不够,没有注意到它可以提供一个从政治上观察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在自由间接话语研究方面,注意到了作者利用它传递讥讽功能,机敏地表达叙事态度和叙事立场,但不够具体和深入;其他“双声”话语的研究还有诸多空间。本文拟将话语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从直接引语、对话中的权势关系、总括式的议论和自由间接话语四个角度,对奥斯丁通过利用话语的“双声”性表达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和思想的高超叙事技巧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2、总括式的议论作者声音叙事态度

奥斯丁善于利用叙述者的“总括式的议论”表达她的女性叙事态度。根据巴赫金“双声”话语理论,詹姆斯·费伦认为,“作者声音的存在不必由他或她的直接陈述来标识,而可以在叙述者的语言中通过某种手法——或通过行为结构等非语言线索——表示出来,以传达作者与叙述者之间价值观或判断上的差异。”(詹姆斯·费伦,2002,21)《傲慢与偏见》的第一个句子就是叙述者的一段“总括式的议论”,“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孙致礼,2000,3)通过对文本的字面解读,我们不难发现有钱的单身汉的确都娶了位太太:宾利娶了简,达西娶了伊丽莎白,柯林斯娶了夏洛特,故事的这种安排似乎验证了小说开头的那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但如果进一步深入解读,我们会发现主句“*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庄重的文体与从句“*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large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庸俗的内容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其反讽的语气传达出作者不同于叙述者的与字面解读相反的另外一种态度,在对《傲慢与偏见》现实不同方面的形象性否定的同时,又包含着作者对美好现实的肯定。作者的这种态度可以从伊丽莎白的两次拒婚,与凯瑟琳夫人的对抗,以及伊丽莎白与达西克服傲慢与偏见,终成眷属等事件体现出来。牧师柯林斯是伊丽莎白的第一位求婚者,他仰仗其家产、社会地位等“极为优越的条件”,相信“财产太少”的表妹一定会答应自己的要求。伊丽莎白深知表哥柯林斯是个“自高自大,心胸狭窄的蠢汉”,她决不会为了生活有保障而摒弃美好的情感,因此,严词拒绝了他。贵族达西是继柯林斯之后伊丽莎白的又一位求婚者,伊丽莎白的许多优秀品质令他爱慕,但她低微的出身和家庭成员失当的举止使他理智上难以接受,自以为他的求婚肯定会得到满意的答复。但他态度傲慢,令伊丽莎白十分厌恶,威克姆的谗言使她对达西的人格产生了重大怀疑,又在姐姐和宾利婚姻问题上误解了达西,因此,伊丽莎白断然拒绝了他。后来达西的姨妈贵族凯瑟琳夫人亲自出面,要伊丽莎白答应她永远不跟达西订婚以保住她女儿和达西的包办婚姻,伊丽莎白当面拒绝了这一无礼要求,与说她与达西订婚是背弃自己的出身的凯瑟琳夫人针锋相对、“他是个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我们正是门当户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瑟琳夫人不但没有达到拆散这对恋人的目的,反倒为他们传递了信息,使达西彻底打消了对伊丽莎白的疑虑,最后,达西和伊丽莎白一起消解了“父家长”凯瑟琳夫人的干预,克服了傲慢和偏见,终成眷属。奥斯丁通过伊丽莎白同柯林斯、达西和凯瑟琳夫人等的冲突,表现了作者坚定的女性立场,以及她对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和买卖婚姻的强烈抗议,体现了妇女追求独立平等权利和

真正爱情的美好理想，解构了对开篇句的字面解读，确立了自己的作者声音。

3、直接引语人物性格社会视角

《傲慢与偏见》话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简·奥斯丁将人物话语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善于利用直接引语的直接性和生动性来刻画人物性格，揭示社会矛盾。“小说以贝内特太太处心积虑要嫁出女儿开始，以成功地嫁出三个告终。”将故事置于英国十九世纪初期父权制度下，传统的士绅阶层和“1日贵新富”的社会阶级背景中。贝内特太太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朗伯恩村，贝内特家可谓望族，贝内特太太结婚时，带了四千镑的嫁妆，但生活仍不富裕，甚至连家庭教师都请不起。由于贝内特夫妇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贝内特先生的财产在他去世后将由他的表侄柯林斯继承。因此把女儿们嫁出去成了贝内特太太最大的心愿。当听到新富宾利租下附近的庄园后，贝内特太太逼着丈夫去拜访宾利先生，说“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真是女儿们的好福气！”这句话体现了贝内特太太的婚姻观，反映了十九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普遍观念。梅里顿舞会后，她罗嗦地告诉丈夫宾利先生如何看上了她大女儿。贵族达西是宾利的好朋友，在舞会上举止傲慢，特别是怠慢了她二女儿伊丽莎白，令她深恶痛绝，“……他是个最讨厌、最可恶的人，压根儿不值得去巴结他……”这些话既反映了贝内特太太对有钱人的羡慕，又表明了她的自尊，揭示了士绅阶层和贵族的矛盾。贝内特太太听说柯林斯要来访，称他是个“可恶的家伙”，说限定继承财产是“天下最冷酷的事”。可当她听柯林斯说要娶她的一个女儿时，她对她的怨愤全消。伊丽莎白拒绝了柯林斯的求婚，她替告女儿说，“……等你爸爸去世以后，我真不知道有谁来养你，我可养活不了你……”，贝内特太太这些话透漏了当时英国士绅阶层中产阶级妇女的悲惨命运。她还放纵小女儿莉迪亚，以美貌作资本，勾搭军官，寻欢作乐，致使她行为放荡。莉迪亚跟威克姆私奔后，贝内特先生前去寻找，贝内特太太担心丈夫会跟威克姆决斗，向弟弟加德纳先生哭诉道，“……那样一来，他准会被打死，我们母女可怎么办呀？他尸骨未寒，柯林斯夫妇就要把我们撵出去……”，还叮嘱说，“……最要紧的是，别让贝内特先生去决斗。”可当她听说丈夫没有找到莉迪亚要回家时，却嚷道，“他没找到他们之前，当然不该离开伦敦。他一走，谁去跟威克姆决斗，逼着他跟莉迪亚结婚？”（孙致礼，268）贝内特太太这样反复无常，与其说她关心的是贝内特先生的安危，倒不如说她更关心她们母女的命运，因为贝内特先生一死，她们母女将无处安身，无以为计。当她听说伊丽莎白和贵族达西订婚的消息时，欣喜若狂，“天哪！老天保佑！只要想一想！天哪！达西先生！谁会想到啊！真有这回事吗？哦！我的心肝莉齐！你就要大富大贵了！……三个女儿出嫁啦！……哦，天哪！我会怎么样，我要发狂了。”（孙致礼，口. 343-4）总之，她歇斯底里式的发作从她说的每句话里流露出来。她的话要磨冗长，要磨突然打断，变成感情冲动的大喊大叫。贝内特太太的话语不仅很好地反映了她的性格特征，而且使我们了解了形成她这种性格特征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在父权制度下，无权无势的中产阶级妇女，特别是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的青年女子，往往陷入悲惨的命运，要磨结婚要磨死亡。贝内特太太的性格特征就是由这种社会存在造成的，是社会对她人格扭曲的结果。它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傲慢与偏见》世界和现实世界社会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4、对话权势关系政治视角

《傲慢与偏见》话语的又一重要特点是简·奥斯丁善于利用对话中的权势关系揭示社会政治问题。伊丽莎白断然拒绝了柯林斯的求婚，贝内特太太急忙跑到贝内特先生的书房，试图让他命令伊丽莎白嫁给柯林斯。于是便有了第一卷，第二章贝内特太太、贝内特先生和伊丽莎白之间的那场精彩的对话。根据Hall记ay的人际功能理论，在当时的父权制下，贝内特先生是一家之长，有权决定家庭大事，位于主导支配地位。贝内特太太只起辅助作用，伊丽莎白作为女儿应服从父母的安排，从而形成了父亲—妻子—子女间的支配与从属的社会权势关系。但在这场对话当中，这种社会权势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贝内特先生起先假装没听懂贝内特太太的意思，待太太重新解释了一番后，便表明自己也无能为力，“这种事我有什麼办法？这事看来是没有指望啦。”但贝内特太太话语中的情态动词“must”（...You must come and make Lizzymarry Mr.Collins）和祈使语气（“Speak toLizzy about it yourself.Tell her that youinsist upon her marrying him.”）将自己置于交际中的主导地位，命令的口吻，不容辩驳。贝内特先生于是同意把伊丽莎白叫到他的书房来，还对太太说出“……我要让她听听我的意见”这样含混的话语，以避免夫人大吵大闹。伊丽莎白来到后，贝内特先生如同庭审的法官，听完太太和女儿各自的“证词”后，郑重其事

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伊丽莎白，你面临着一个不幸的抉择。从今天起，你要和你父母中的一个成为末路人。你如果不嫁给柯林斯先生，你母亲就永远不再见你了；你若是嫁给柯林斯先生，我就永远不再见你了。”（孙致礼，2000，105）从语气上看，贝内特先生的话严肃而郑重，既尊重太太的权力，又不放弃作父亲的权力，维护了父母的尊严，把难题踢给了他最喜爱的女儿。但，实质上，他以自己的权力与太太对抗，解构了太太对女儿婚姻的包办，给伊丽莎白以选择的自由。因此，这场对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傲慢与偏见》世界的新的政治视角，领悟了简·奥斯丁在父权制度下，倡导父母与子女平等，主张婚姻自由，反对父母专权的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政治智慧。

将来还要继承贝内特先生的房产，条件极为优越，夏洛特深知柯林斯先生既不通情达理，又不讨人喜欢，同他相处实在令人厌烦，他对她的爱也一定是镜花水月。她同柯林斯结婚只是为了能有个归宿，当伊丽莎白一拒绝柯林斯的求婚，她就很快把柯林斯“抓到手”。在当时英国男人统治的社会中，对女人来说，婚姻显得举足轻重，正如“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所言：“婚姻同爱情没有自然联系。婚姻属于社会，是一种社会契约。”（侯维瑞，李维屏，2005，198）因此，上引自由间接话语一方面折射出作者对夏洛特这种“摒弃美好的情感，而去追求世俗的利益”的行为的否定态度，另一方面折射出作者对象夏洛特这样被迫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全部押在婚姻上的妇女的无奈之举的深切同情。它是作者对当时男权社会所作出的间接的指控，体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这种叙事手法使奥斯丁在当时战时经济社会中，在复兴中的保守文学风气下，在不改变女性叙事立场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叙述声音的样式和范围，为女性争得了话语权，因此，具有很强的策略性。

5、自由间接话语双重声音叙事立场

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大量使用自由间接话语，这已形成她表达叙事立场的关键技法之一。奥斯丁利用自由间接话语的双重声音（叙述者和人物的），将她的那些间接的非确定的概括式议论和判断表达出来。夏洛特和柯林斯的订婚令全家人欣喜若狂，给卢卡斯家的几个小女儿带来了希望，也解除了弟弟们的忧虑，夏洛特想来想去，对这门婚事大致还比较满意，作者用自由间接话语再现出了夏洛特的这一段内心想法：“……她并不大看重男人和婚姻生活，但是嫁人却是她的一贯目标：对于受过良好教育但却没有多少财产的青年女子来说，嫁人是唯一的一条体面出路，尽管出嫁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归是女人最适宜的保险箱，能确保她们不致挨冻受饥……”

在上面所引的两句中，第一句使用了单数第三人称代词“her”，指代夏洛特，因而夏洛特的意识更强烈一些，第二句中使用的是复数第三人称代词“their”，指代包括夏洛特在内“受过良好教育但却没有多少财产的青年女子”，因而叙述者的意识更强烈一些。从这段引文的语境来看，叙述者对夏洛特的社会处境非常了解：她是卢卡斯爵士的长女，伊丽莎白的密友，聪明伶俐，但没有什麼财产，人又长得不漂亮，姊妹众多，二十七岁还未结婚；牧师柯林斯生活富裕，与贵妇凯瑟琳夫人关系密切，

6、结语

通过对《傲慢与偏见》叙事技巧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男性声音统治下，简·奥斯丁依据话语的“双声”性和社会性，巧妙地利用各种话语形式，将自己坚定的女性立场和意识，隐藏在叙事者和人物背后，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注入叙事者和人物话语之中，而不公开表示态度，吸引读者积极参与、认真思考、接受价值与伦理考验，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困境，领悟了作者对士绅社会的阶级、家庭、金钱与婚姻的态度及其种种弊端的尖锐批评，从而解构了对小说字面的阅读，为其叙事魅力所折服。

参考文献：

Austen, Jane, *Pride and Prejud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侯维瑞，李维屏. 英国小说史(上).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年。

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孙致礼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年。

(美)苏珊·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51lunwen.com

5 无忧论文网

5 51lunwen.com